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回 計燒糧逼營賜救璽

卻說小軍應允，將銀子收下，說道：「你既當兵，怎麼連地方不曾見過呢？」海瑞道：「我們是新充的，食糧不上兩月，所以不曾見過這個關外的地方。故特煩老兄引我一遊。」小卒道：「雖則引你到外面玩賞一回，不是緊要。但你身上穿的號衣，不合我們軍中的樣。你可脫了下來，待我將這一件號褂與你穿上，這就可以去得了。」海瑞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那小卒遂將自己的衣服換了，與海瑞穿著。隨即出了營門，領著海瑞到各處營寨觀看，復一一令其指示。小卒哪裡知得他的就裡，每到一處，便把怎麼怎麼，這般這般，說了出來，一則要自誇威勇，一則談談閒心。海瑞一一記清，不一會，把番營大寨全行觀看清楚，記在心中。小卒道：「你可觀盡否？」海瑞道：「八門俱已看過，果然威風。但只欠了些糧草屯積。若是有了糧草，只恐我們都不能與你家相拒呢！」小卒道：「你說我們沒有糧草？你且隨著我去看一看呢！」遂領著海瑞轉過營後，只見一個小山頭上，有些小軍在那裡紮營，上面俱是被車。小卒指道：「這不是糧草麼？」

海瑞故意道：「有限的，怎麼得夠支應？」小卒道：「你卻是個新當兵的，難道你家關內，也堆著十年二十年的糧草麼？不過是陸續運解而來。」海瑞又道：「我們解糧運草是鄰省接解來的，所以便捷。若是你們老遠的運解，豈不費力麼？」小卒道：「我們雖則遠涉，但是亦有以逸待勞之計。」海瑞道：「怎麼說是以逸待勞？我卻不曉得。」小卒道：「我們的糧草，卻是從貴州那邊偷運過來，到了東京口上岸，離這裡不過五百里之遙，兩三日便到了。」海瑞道：「如此卻才容易，不然就運轉難矣。」

小卒道：「好夜深！我們前去這時候大抵已報三鼓矣。我們且回去罷。」海瑞遂與小卒一同回到大寨而來。

恰好那璜元升帳理事，小卒令海瑞仍舊換回穿來原服，領了進去，稟道：「小番們奉令巡哨，拿著一個小軍。詢問起來，卻是大明營中遣來送書的，業已帶來，請令定奪。」璜元道：「帶了上來！」小卒便將海瑞帶領到帳中跪下。海瑞叩了三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的乃是大明營中奉元戎差來下書的。」遂向袖中將書取出，呈遞上去。璜元接來細看一遍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將書扯得粉碎，罵道：「你家戰又不敢戰，只管推延，這是何故？」

我卻不管，明日就引大軍前來攻關。好漢的只管出關迎敵，若不敢出，就算不得成的了，可即草表獻關。如若不然，有朝攻破城池，玉石俱焚。」海瑞唯唯領命，故意做出驚慌之狀，抱頭鼠竄而出口璜元乃集諸將聽令道：「今日大明指揮有書回報，內中延以時日，其意卻真欲老我師也。本帥已對來使說了，准以明日攻關。諸帥宜各竭力向前，初陣須要得利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迎刃而解矣。」乃令烏爾坤領兵三千攻打頭陣，也先大領兵二千往來接應。明日五更造飯，天明進兵。務要奮勇齊攻，如有怠惰不前者，即按軍法。眾領命各各準備去了。璜元隨後點起大軍繼進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海瑞急急奔回，到了關下，仍用麻繩吊了上去。來到行轅，見了指揮。指揮便問：「探得軍情如何？」海瑞道：「璜元輕勇無備，不足懼之。」遂將璜元如此這般，逐一說知。指揮驚道：「各路援兵，尚未到來，今大敵猝至，如之奈何？」

海瑞道：「賊乃烏合之眾，全無隊伍。一則我所恃者城池堅固，濠塹甚深，彼焉能立破？刻下可令隨營各將，連夜上城防守，且把鼓聲偃息，彼兵若到，且不理他，待至驕惰之際，然後以大炮乘高視下攻之，則彼必敗走矣。且先擋了目前這一陣，然後徐圖良策，截其糧草。彼軍乏食，不戰自亂矣，必速奔歸。」

那時我卻乘虛襲之，無不應手矣。」指揮聽了大喜，隨即傳令：各隨來將佐，率部下兵丁，盡伏城堞上，以火炮、播木、灰瓶等物，預先藏著，聽得炮聲響處，一齊突起，放炮攻之。各營將佐領了將令，即時盡率佐部上城。

到了次日黎明時候，遠遠聽得人叫馬嘶。海瑞此時亦在城樓觀看，遠遠望見番兵旗幟，海瑞即令各人偃旗息鼓，各各伏於城上地基，不許交頭接耳。番兵來近，只見關上並無旗幟，又不見一卒在上，心中疑惑，急急報知烏爾坤。烏爾坤乘馬親來觀看，果如所云。自思道：「此必明兵疑兵之計。」吩咐各人奮力攻城。軍中鼓聲大震，眾番兵只顧奔前吶喊，卻不見一人。

開炮打去，卻那城樓堅固得很。一連攻了半日，亦不見有人迎敵，城牆果然攻打不開。

璜元領了大隊，隨後亦到。前軍報知，璜元傳令各軍士下馬裸裎，以激其眾。軍士聽令，各各下馬，坐在地下大罵道：「不早出降，攻破城池，草木同燬，悔之晚矣！」百般的辱罵，城上只是不應。竟有脫衣露體搨涼而罵者。約近已時，海瑞在堞伏張良久，說道：「可矣。」指揮令人將號炮點著，一聲炮響，三軍一起突起，將火炮、灰瓶一齊施放。那番兵正得意之時，忽然被那炮子、灰瓶打來，哪裡抵擋得住？只顧躲避，急急奔逃。那灰塵乘著風勢，刮面吹來，開眼不得。霎時之間，被炮者不計其數。璜元後軍，卻被前軍推動陣腳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甚眾。城上發喊助威，番兵只道明兵開關殺出，急急奔走，逃去十餘里下寨。

海瑞望見番兵去遠，乃令開關，乘勢出屯，就與指揮駐於關外。一則便於調遣人馬，二者且占形勢，不致番兵迫近關門。

當下璜元敗了一陣，急奔十餘里，才下寨扎住。查點折去五千餘軍，笑道：「我卻中了蠻子之計也。頭陣已此，後當加意便了。」忽然軍吏來報，糧草只剩五日。璜元道：「如之奈何？新糧草未到，軍中乏食，必然生變。」即著了烏爾坤領兵一千，去寨外五里屯紮，以為犄角之勢，一有消息，即刻回報。是時，烏爾坤領了將令，即著兵前往屯紮去了。璜元又傳令著也先大持令箭沿途催趕糧草接應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海瑞在關外屯了幾日，忽然城內郡守著人來報：所調兵馬俱已陸續到齊，請令定奪。海瑞即來對指揮說道：「刻下各營新兵已到，大人何不盡令出紮關外，好待在下調遣也。」

指揮稱善，即傳令箭，立時傳了新兵，盡出關外駐紮。海瑞道：「我料番將之糧不日將至，誰可去截他的？」帳下一將應聲出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去走遭。」海瑞視之，乃驍騎額附龐靖也。

當下海瑞道：「此去東京口，乃是番將運糧上岸之所。你可領著一千軍士，到夜半偷至那裡埋伏，若是番將運糧上岸，待其盡，突起燒之。」龐靖應諾，立即點起軍兵，攜帶硫磺、發礮引火之物，連夜起行，前去埋伏。

過了三日，番營各將俱以乏糧為憂，乃皆來帳上稟璜元道：「刻下營中乏食，解糧官未到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璜元道：「我亦因此憂愁。前日已令也先大前往催趕矣，諒不日亦至，你等皆宜靜守，不得驚揚，恐怕敵人知之，必然乘虛來襲矣。」

說尚未畢，人報：「也先大奉命催糧，中途為明軍所殺。明兵奪了本國衣甲並令箭，去到東京川口候著。恰好運糧來到，被明軍詐稱元帥有令，令將糧草屯積荒野地。是夜三更時候，一齊火起，那糧草盡被燒完了，特來報知。」

璜元聽了此言，不覺大叫一聲道：「天亡我也！民以食為天，兵亦以糧為命，今糧被毀，目下又即乏食，如之奈何？」

帳前幕官進道：「可即連夜遁歸，再作道理。」璜元稱善，即令暗傳號令，令軍士各各束裝，就今夜三更拔寨齊起，急急遁歸，不得違令。眾將應諾，各各準備不提。

再說海瑞在寨中正與指揮商議退敵之策，忽龐靖回來報稱，業已盡將番人糧草燒燬一空，特來繳令。瑞與指揮大喜，即將龐靖上了頭功。未幾，探子來報：「番將因為燒了糧草，現今營中乏食，即刻束裝，意欲遁歸。即來報知。」瑞聽得急對指揮道：「今賊勢已蹙，即夜欲遁，我等可即齎捧救璽前去勸降，彼返迎受矣。」指揮道：「賊勢既蹙，我兵乘虛擊之，此為上計；大人何故反縱之去？」瑞曰：「不然，彼先逞其跳樑之心，今不得利，又值乏食，其眾心已散，故此連夜遁歸，欲再復來。」

今我不以兵馬加之，而反以聖恩施之，使其復得興頭，所以服其心也。若以兵襲之，彼必大敗而怨愈深，彼返國旦夕皆思報復，則無限之邊患也。」指揮道：「大人果然善於算度，即可行之。」海瑞道：「請即令便行如何？」指揮道：「當以多少人馬隨往？」海瑞道：「一軍不用，只攜我僕一人而往足矣。餘者扛抬賜物，照式人夫而已。」指揮即時傳令兵丁，改裝扮作扛抬夫役，仍藏利刃在身，以備不虞，立即隨跟海瑞星夜前往。

海瑞攜著海安，押著賜物，如飛的奔向番營而來。將近二更左側，已近番營。海瑞吩咐暫將夫馬各物繫在一里之外，先令海安一人前往通知。海安本不敢往，只因海瑞這般說話，又見主人如此用心，哪裡便敢推托，只得慨然而往，獨自一騎來到番營。

那些番兵正在忙忙迫迫之時，收拾不迭，哪裡還有心前去瞭望！海安闖進鹿角，直至營門，才見有兩個番兵，在那裡閒坐。海安拚膽上前說聲：「老爺！」那番兵卻一把將他拿住，罵道：「什麼奸細？敢來此探聽消息！」海安說道：「老爺且莫如此。我若奸細，亦決不直到此地，並顯然招呼老爺了！」番兵道：「如此，你來何干？」海安道：「我是特來報喜信的，相煩立即通報一聲。」番兵聽得「報喜」兩字，便不勝大喜，急應道：「如此隨著我來。」正是：欲知伊利鈍，但聽口中言。

畢竟海安此時見了番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